

陳寅恪與柳如是

徐迅 著

人民東方出版傳媒
東方出版社

陳寅恪與柳如是

徐迅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寅恪与柳如 / 徐迅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60-7341-7

I. ①陈… II. ①徐…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0282 号

陈寅恪与柳如是 (CHEN YINKE YU LIU RUSHI)

作 者: 徐 迅

责任编辑: 黄晓玉 张军平 王绍君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册

开 本: 63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7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341-7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3

再版序言

花非花，雾非雾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生命诗学

陈寅恪先生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曾经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

陈寅恪（1890—1969年），字鹤寿，江西修水人，闻名海内外的文化大师，被誉为“教授之中的教授”。一生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史，博通多种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多所发明。同时对宗教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敦煌学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独到之研究。凡所涉及，皆成绝唱。

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在晚清历任浙江、湖北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95年任湖南巡抚，时值维新变法兴起，陈宝箴在湖南兴办新政、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又保荐杨锐、刘光第为清廷军机章京。戊戌变法失败，遭革职永不录用处分。

父陈三立，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官授吏部主事，因积

极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年间与其父陈宝箴一并被革职，遂致力于诗文，名闻一时，为晚清同光体领袖，1932年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曾拜访散原老人。

1902年，陈寅恪先生东渡日本游学，时年仅13岁。以后留学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各国语言文字，在瑞士时便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论》，先生或许是第一人；以后在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1926年任教清华国学院，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以后长期任大学教授。1946年双目失明，1954年开始撰写《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历十年始成。在“文革”中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79岁。

柳如是，生于明末，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字如是，号我闻居士，又称河东君。浙江嘉兴人氏，早年流落青楼。柳如是“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淹通典籍，满纸奇文，格调高绝，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罕有其匹。其平日所为，工吟善谑，往来飘忽，“雨雨风风能痛哭”^①，超世俗，轻生死。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陈寅恪先生尤为激赏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党领袖、常熟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明亡，柳劝钱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钱面有难色，如是奋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未遂。南都倾

^① 宋征璧：《秋塘曲》。

覆，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不忘故国旧都，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①。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钱谦益在柳如是感召下，亦投入反清复明运动。钱去世后，钱氏家族乘机向柳如是逼索，如是投环自尽。传世之作有《戊寅草》《柳如是诗》《尺牋》等。如是墓在常熟虞山脚下钱谦益墓西，墓碑文“河东君之墓”。

柳如是虽名动一时，然仍以青楼身份多遭后人诟病，以至畴昔风流隐于荒烟衰草，人犹多不识，“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② 陈寅恪公撰《柳如是别传》，“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③

一位国学大师，双目失明，以十年时间写《柳如是别传》，引起广泛猜测，学术界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抵牾。试引几种评论窥之。

《别传》熔史识与情思于一炉，宣扬正气，反对屈辱，把河东君遗事提升到优美感与崇高感合一的高度。洋洋 80 万言，证明陈寅恪先生是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决不可与自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④

在陈寅恪心目中，柳如是“才学智侠”俱全，无异理想化的人格标本，可供“居今日历世变之君子”（包括所谓“白头学究”或“白头宫女”）作为立身处世的一面镜子，从中省察贤愚

① 《别传》926 页。

② 《别传》第 4 页。

③ 同上。

④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 年。

和优劣，以免陷入曲学阿世的精神危机而不能自拔。像他这样“悯生悲死”，寓警世于言情，显然已经达到理性化和道德化的高度了。^①

《柳如是别传》“意在……揭示古代社会制度与纲常名教对个人的压迫，以彰显我民族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②

所要表彰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还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爱国精神，而是他心目中体现中国文化特质、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思想与根本精神的君臣大义、纲常名教。^③

陈寅恪视柳如是为尤物——男子们的玩物，不仅对那些风流韵事钩沉索隐，详加考证，而且津津乐道，兴味无穷。……《别传》还存在趣味低下，甚至以褻为雅、以肉麻为有趣的一面。因此，高估《别传》的思想与价值是不适宜的。说它意在表彰个人独立自由之精神，是“一部论述中国社会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独立自由意识，怎样冲破礼教的束缚而萌生，又怎样在礼教的压迫下而被扼杀的历史”，固然是无限拔高此书的思想，说它的“重点在论证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观念之形成，以及清初她助钱谦益秘密进行复明活动之真相”，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说它是“明清之际的爱情史”、“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明清之际的政治史”、“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文化痛史”等等，也与实际情况不符^④。《别传》，也许有人不

① 同上。

② 王焱：《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

③ 蔡仲德：《陈寅恪论》。

④ 蔡仲德：《陈寅恪论》。

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至于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回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①

寅恪先生所笺钱柳之诗，描绘的是三百年前旧的明清痛史，借古典写己身所处环境，是新的明清痛史。新与旧不可分。以先生治史立足于今的一贯立场看，新痛史在他心目中分量更重，而今天为先生今典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研究尚显得很不够。^②

柳如是最为核心的气质，是陈寅恪在全书中反复强调的她的自由精神，这一点，极具现代精神。我们知道，沉重的民族感情与现代的自由精神在现代思想史中一直是一个文化难题，但在陈寅恪这里不成为难题。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冲突。陈寅恪不啻为现代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支点，对于重塑民族魂、士人魂有着深切的启示。^③

《别传》的核心是情史，但这个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是具有中国文学中最为深细优美的

①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

② 李锦绣：《“圣籍神皋寄所思”——陈寅恪学案》。

③ 胡晓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

心灵世界与中国史学中最为沉痛悲壮的兴亡史事的合一。历史反覆中包含前述社会史考证、政治史考证、心态史考证等。文化想象包含古典与今情。古典中的体验即温旧梦、神游冥想，与古人同呼吸，达到一种陈寅恪所谓“古今交融、真幻合流”的奇妙感受。今情即呼唤一个快要灭亡的伟大文化。这个文化的精神与美应该保存下来，但却不断遭受各种侮辱与践踏。这个文化的魂灵即寓于知识人（即儒士）之中，其内核即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慷慨多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品格、自尊自爱独立自由之人格、优美深细的情感心灵世界，以及博学多识的文采风流，“河东君一人之身，可以当之而无愧”。陈寅恪对于河东君柳如是文化想象，是本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文化想象，《别传》是一个伟大的富有二十世纪思想的文化叙事，《别传》在现代中国学术经典中的性质，即应由此定位。^①

综而论之，有若干种评说。

辨诬说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汪荣祖认为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

文史家黄裳在1982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但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荡不羁的风尘

^① 胡晓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

女子，末代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

自娱说

汪荣祖又提出自娱说。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扞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以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

复明运动史说

持这一说法的有明清史家王钟翰、何龄修，唐史家王永兴。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认为，“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何龄修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还知道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王永兴说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

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王钟翰进而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

颂红妆女性史说

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等人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于“红妆”的关注。蔡鸿生更为看重的是气质。所谓“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合”，使本书成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颂。孙康宜的重点在于从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成熟这一背景来分析此书。总之，“颂红妆的女性史”这一说法包容了“复明运动”说，既注重具性别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视女性意义中呈现出的精神价值与政治道德意义一面。

知识分子人格史说

陈寅恪的友人吴宓以及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等持此说。1961年，吴宓到广州会见老友陈寅恪，谈及《别传》的写作情况。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

闲风趣之行动也。”其含义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际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周勋初说：“《别传》实际上却是一部反映明末知识分子动态的史诗。”寅恪先生对柳如是身边的这些士人，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从而起到了“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作用。

明清文化痛史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提出“明清文化痛史”说，他认为《别传》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史事极为纷繁。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①

中国文化情史说

胡晓明提出，《别传》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相思与乡愁，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新痛史。陈寅恪在四十年代昆明时期郁结于心的红豆因缘，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意识。《别传》的核心是情史，但这个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是具有中国文学中最为深细优美的心灵世界与中国史学中最

^① 以上引自胡晓明《陈寅恪为何写〈柳如是别传〉》，《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4月9日第七版。

为沉痛悲壮的兴亡史事的合一，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美。陈寅恪对于河东君柳如是的文化想象，是本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文化想象。

《柳如是别传》的主旨到底如何？其虽然名为“传记”，到底还是一部史学著作，其用意似不大可能如此扑朔迷离。纵观以上评论，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陈寅恪在《别传》序言中所说的，《别传》专考证河东君（柳如是）之本末，“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①此言明确显豁，直接道出《别传》主旨所在，本无疑义。可惜，对此各种评论要么未置一词，要么轻轻带过，即使有论及者，也是从字面上解释，未及要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绝非表面文章。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民族”“独立”“自由”不可能做概念上的演绎，而是确有所指。不深究其中所指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所导出的含义，要诠释《柳如是别传》，往往会南辕北辙，误入歧途。

我读《柳如是别传》，与以上诸说均有巨大分歧。要解读《别传》，首先要理解陈寅恪其人，进而方可诠释“民族”“独立”“自由”之本义，从而拨开笼罩于《别传》上的层层迷雾。于是，我不揣浅陋，撰写《陈寅恪与柳如是》，以期揭示陈寅恪撰写《别传》的心曲。

在形式上，《陈寅恪与柳如是》是一个剧本，幕次如下：

第一幕 托命

第二幕 寻梦

^① 《别传》第4页。

第三幕 史辨

第四幕 国殇

第五幕 招魂

第六幕 遗恨

第七幕 时空

出版简介如此概括这本书：

史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失明膂足，以十年光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撰成八十余万言巨著《柳如是别传》，“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书是一部以《别传》为依托，以历史文学形式为载体的中国数百年文化史。该书以主人公陈寅恪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陈氏于遐想冥思之际，神驰于三百年前，与柳如是成为异代知己。

全书又以陈寅恪揭示王国维自杀之谜为主要线索，痛陈王氏以其一死殉中国文化而令千秋怅望。本书上溯明末清初，下迄近现代思想文化之钜劫奇变，交错时空，跨越生死，融合真幻，纵横四百年间，使现实与梦境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书中不仅有中国文化古今鼎名人物风云际会，更有当代物理学大师霍金所代表的自然科学与陈寅恪等代表的人文科学家的喜剧式相逢，堪称一部极具后现代意味的奇书。

散见于报章网络的评论则各说其是：

《陈寅恪与柳如是》，现代士大夫之奇文也。彼托之于七幕之话剧，逞恢诡幽隐之深意；以人鬼对话，时空穿插，造为迷离惝恍之幻境。叙事有古今，书写有跳荡，于连绵繁复解构中，擘画推演一大结构。……盖陈寅恪公一心所系者，为中华本位文

化。中华本位文化，所以重于王朝更迭远甚，有其大义存焉。柳如是固不世出之奇女子，然先生考其本末，非仅作传也；王国维实国学大宗师，然先生制挽词并序，非徒敷衍延誉也。先生巨文长词，实欲“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①

徐迅先生在其晦涩的叙述中，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朝易代中士人的心态及其选择；一是史学家陈寅恪到底要表达什么。徐迅先生首要解决的是，陈为何倾最后精力写《柳如是别传》。我想首先指出的是，华夏各族群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走向共和。陈寅恪先生正是在此一大背景下开展他的研究、思考，他想给当时四亿五千万人民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石，试图通过他个人的工作，解决四亿五千万人的族群认同，俾使多灾多难的各族群跟上世界强盛民族发展的步伐。陈指出，只有华夏各族群认同的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化”担当得起这一角色。陈的所有工作，就是找寻这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在历史中呈现的面貌，并厘清它的边界，给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群“认祖归宗”以充分而强大的理由和信心。^②

按照著者的构思，这是一部七幕话剧。以晚明、近代、现代、当代的诸多文化事件与风云人物分别粉墨登场，以凸显近三百年来传统中国所遭遇的“文厄”之灾。第一眼看来吃惊的，乃在著者试图将他解读认知中的若干“优质文化”浮现于此书的论述。例如出现于晚明小品中的许多细腻而湮没的生活情趣与

① 老金在线。

② 刘苏里

名物知识都被著者纳入故事框架。……著者似乎怀有希望中国能够“文化/文艺复兴”的渴望，所以提炼出他深所爱慕的这一时段的文化精品，例如昆曲《牡丹亭》，与同他深所厌恶的另一时段的文化废品，例如街头诗朗诵，使得二者同台并置、彼此PK——其惊悚人心之效果，将何如也？^①

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是一个心沉在中国文化深处的中国文人的心曲。从形式上看，这是一出七幕话剧，从王国维之死说到《桃花扇》的年代，才子佳人映着破碎山河，讲到陈寅恪与柳如是、与吴宓的精神相惜，还讲到科学家霍金与中国文人历史与科学的论争。而就我辈学界之外的人来说，这本书的主要作用是解决了对陈寅恪为什么会写《柳如是别传》的内心疑惑。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折射在这本书中，已不是一句漂亮话，而差不多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赌上身家性命的个体选择。^②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阅读，人物从晚明、晚清到当代，跨越时空汇聚到一起，剧中人所言，句句有来历，它们来自《诗经》《礼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笔记、现代诗，直至《时间简史》和《柳如是别传》。作者说，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是在继续“前朝遗老”王国维的恸哭。在作者看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所要反抗的并不只是民族压迫和政权更迭，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自尊和“保守”。所以说，“独立自由”这个概念，

① 秦燕春

② 孙小宁“精神的远游不须归”，《中华读书报》。

貌似西化，却能从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上，清晰地看出那一脉传承。……尽管进化论和科学主义是如此强势，却总有少数人坚持着一个信念：“一个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想来也不能通过引进外援得以解决。”因而，每当“全盘西化”的紧要关头，总有人为中国传统文化浩叹叠咏，甚至以身相殉。^①

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快一百年了。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文化运动。民间学人鲁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一书以剧本形式再次回放了历史的那一幕，真实地“演绎了”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省思。……在陈寅恪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是却只有观念的移植，没有文化的复兴，结果是异说兴起，祸患剧烈长久，莫可究极。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复活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运动，而是一场全面否定与摧毁古典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动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为了实现新的就必须毁灭旧的。^②

这些各色各样的评论，应该说是评论者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些与我的想法相近，有的相去甚远，不过却都促使我理清在撰写《陈寅恪与柳如是》过程中的思路。

陈寅恪先生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学大师，固然由于他的史学贡献，然而，他受到普遍的尊敬，却是由于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1927年，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字静安，号

① 安吉拉：《无美国是与风月》，载《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3期。

② 刘军宁：《没有复活，就没有兴盛》，载《南方周末》2007年4月19日。